

吴为山 为中华文化造像铸魂

文 余玮



写意雕塑融汇中华美学精神
展示国人血脉中的文化精髓

世人都知道雕塑,但“雕塑”究竟意味着什么?吴为山阐释说:“雕的过程,就是删繁就简的过程,减得只留下筋骨、灵魂;塑的过程,就是添加的过程,加上原本属于作品的那部分。”每件雕塑作品于吴为山而言,是他的经历、情感、艺术研究与实践的体现,也是他文化价值观的体现。

1996年,在荷兰做访问学者的吴为山接到为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塑像的邀请。吴为山在女王资料室找到一张1977年的照片,那时女王还是公主,到中国访问,留下了温和友善的笑容。吴为山用写意手法塑造了女王的笑容,女王赞赏说:“这是大师级的雕塑作品!”

1998年,吴为山在美国旧金山办个展,第一件被收藏的作品名为《春风》。“这是我为女儿创作的,那天女儿放学回来,小脚丫翘起来,裙角被风吹起,可爱极了。”吴为山说,一位美国女士非常喜欢这件作品,先问能否摸一摸,继而买下。她说,这勾起了她对童年的回忆和对孩子的情感。

南京大学邀请吴为山创建雕塑艺术研究所。他重走自己曾考察过的龙门、云冈、大足、麦积山、敦煌……提出写意雕塑的概念——融合西方写实手法和中国传统写意技法,在不可言说的似与不似之间,展现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美术历史及理论研究者张道一评价说:“从吴为山的作品看,他不仅抓住了中国文化之魂,而且大胆地将西方表现手法与东方写意手法结合起来,达到了一种恰到好处的创造。”

吴为山的写意雕塑是创作理念,也是文化概念,其根本在于作品中蕴含中华美学精神,并通过对中国文化人的个性塑造,展示流淌在国人血脉中的文化精髓,是一种文化主张的积极探索,是文化自信的标识。

为什么是写意雕塑,而不是意象雕塑?吴为山在《写意雕塑论》中给出了答案:“中国的写意雕塑虽不是作者直接对着对象写生,但处处体现出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热情,在外部塑造的手法上留下了作者深深的情、意。在创作上注重生活的原型,重视主体对生活对象的感受,作品的生成往往是急速的,外形呈发散状,注重神韵,集中体现在对瞬间表情的捕捉,并把这种表情理想化、夸张化、诗意化,在民间泥塑、汉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003年,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主席安东尼访问南京大学,在吴为山办公室看到只有6厘米高的雕塑《睡童》。谈起这件作品,吴为山说:“著名设计家速泰熙请我为他刚出生的小外孙做脚模,孩子的皮肤太细嫩,我不忍心用石膏在上面翻模,但看到熟睡的婴儿歪着头半张着嘴憨态可掬,一种对小生命的怜爱之情油

然而生,立即塑出了《睡童》。”这件作品令安东尼叹服,征得吴为山同意后,亲自将其带到英国参加展览,荣获了英国皇家雕塑“攀格林奖”。

创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大型群雕

2005年12月,吴为山开始创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的大型群雕。他访问了一些幸存者,一位名叫常志强的幸存者告诉他,自己亲眼看见母亲被日本人连刺数刀,尚是婴儿的弟弟哇哇大哭,爬到母亲怀里。母亲用尽最后一丝气力把衣襟扒开,让弟弟吮吮乳头。天寒地冻,弟弟的泪水、鼻涕与母亲的血水、奶水冻凝在一起。直到有人想把弟弟从死去的母亲怀中抱起,才发现母子二人已冻成一体……听着一段段诉说,吴为山仿佛置身于1937年的腥风血雨之中,耳畔回响着亡灵冤魂的哀号。

2007年,吴为山在母亲节那天,发着烧的吴为山来到工作室,继续创作这组大型群雕。室内回荡着《辛德勒名单》的主题音乐,在悲愤产生的速度与力量中,吴为山仿佛听到冤魂的呐喊。他一鼓作气,刀砍、棍敲、手塑,忘记了时间。直到半夜3点,一直在外面等候的司机进屋找人,才发现吴为山已经晕倒在地……

2007年12月13日纪念馆开馆,位于人口与出口处那些叙事性、史诗般的群雕组合,时时激起参观者的情感共鸣——它波澜壮阔、起伏跌宕,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灾难描述、痛苦诉说。其中,悲怆主题的雕像《家破人亡》以11米高铸就了一位母亲,无力的双手托起遇难的儿子,向苍天呼号。在吴为山看来,她是千千万万受难家庭的代表,是灾难祖国母亲的象征。

纪念馆的意义是“遇难、纪念”。吴为山说:“试想,纪念馆的大门就是被攻陷的中华门,如果每个进馆的人,相遇这批由城内逃出的亡灵,那这当是历史与现实、幻觉与真实、灾难与幸福、战争与和平的相遇。”走出纪念馆是和平公园,在一片绿洲的衬托下,耸立起一道长140米、高8米的浮雕墙。象征胜利的“V”型结构点,塑造了一位吹响胜利军号的中国军人,脚踏侵略者的钢盔和折断的指挥刀。这件作品采用象征主义手法,表现了人民的胜利、正义的胜利,也象征着让战争远离人间。

用自己的艺术语言讲中国故事
展示蓬勃发展的中国形象

吴为山的创作范围扩大到文化先贤,包括老子、孔子、王献之、黄宾虹、齐白石……通过雕塑梳理出一部文化史。“我要用手中的泥土去留住他们的思想,表达我对祖国泱泱五千年文明的敬意。”他认为,历史是人写成的,普通大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而杰出人物是在普通大众中脱颖而出的人,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标记性符号。“名人雕像体现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塑造不同时代的人物,就是为时代造像,展示一个时代的风采。”

2017年12月,吴为山的雕塑作品《问道》在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落成。这件作品由孔子、老子两尊青铜雕像组成,取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所记载“孔子问道于老子”的典故,生动表现了两位文化先贤晤面的历史瞬间。孔子浑然高古,展现儒家仁爱为本的追求;老子飘逸悠游,体现道家自然的精神。

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大量塑像如今立于世界多个国家,这是源于孔子和李老子的价值。吴为山说:“如果一个国家对孔子没有认知,就不会把雕塑立在那里,这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的自信、自强是有资本的。”他称老子、孔子“不需要护照的旅程”是源于全人类对文化精髓的珍视与共鸣,这是让中国精神和中华文化真正走出去的根基。“除了历史题材,我们在表现当代生活题材的创作中,更应该体现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这是体现我们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元素。只有对话于世界,才能屹立于世界。中国艺术家要用自己的艺术语言讲好中国的故事,中国人的故事,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展示蓬勃发展的中国形象。”

推动中国文化和当代艺术
在世界范围的传播

吴为山始终坚定着一个信念:文化彰显一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国文化和当代艺术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是中国艺术家的责任。他的信念引领着他的艺术创作和追求。2006年初,他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雕塑个展。八年后,2014年,他成为中国美术馆第五任馆长。在吴为山眼里,中国美术馆仿佛一件雕塑作品,“它有内在的构架,有形体、灵魂,有鲜明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它有精神,有灵感。”

吴为山提出新的思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典藏大家精品,加强国际交流;促进当代艺术创作,打造美术高原高峰,惠及公共文化艺术服务。2017年11月,一场会聚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傅抱石、叶浅予、李可染、徐悲鸿、林风眠、庞薰琹、吴作人、吴冠中等20世纪中国美术史重要画家的“典藏精品特展”在这里举行。展览包含了对新旧交替的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梳理,可谓“中国美术馆晒家底”。

展览高峰期需排队两三个小时才能进馆,不少观众只得错峰观展。

这些年,吴为山与美术馆的同仁一起,努力推动中国美术的发展及其在国内国际的传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他常以“中国美术馆一号服务员”自称。中国美术馆制定并实施了“典藏活化”系列展览计划,首展举办了“人民的形象”大型展览,反映不同阶段美术家的创作,展现不同时期人民的精神面貌。策划了“中国写意”“浑厚华滋民族展——黄宾虹诞辰150周年纪念特展”等一系列展览,观众络绎不绝。他们还将将优秀的“典藏活化”系列展送到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和延安革命老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

以心为塑,以魂立碑。好的雕塑给材质注入生命,张扬灵魂的魅力,以无声胜有声,以有形显灵动,留给人们无尽的想象空间。人如其名,吴为山,创造了中国雕塑界的一座文化山峰。

吴为山

1962年出生,江苏东台人,著名雕塑家、美术家,首创了中国现代写意雕塑之风。现为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雕塑学院院长,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主席。

中国美术馆自1963年建馆以来,至今已走过一甲子的历程。“美在新时代——中国美术馆建馆60周年系列展览”于日前开展,分为“致敬经典”“墨韵文脉”“塔高水长”“美美与共”四大主题展览,通过近600件作品,集中展现中国美术馆收藏的经典美术作品。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现场为观众导赏,对李可染的《万山红遍》、傅抱石的《待细把江山图画》、关山月的《绿色长城》、罗中立的《父亲》、广廷渤的《铜水·汗水》、董希文的《千年土地翻了身》、林风眠的《水上》等珍贵藏品逐一细致解读。

自2014年出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以来,雕塑家吴为山无论在艺术创作上,还是从中国美术馆的策展、统筹方面,始终以如何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同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注入生机活力为主旨。笔者曾采访吴为山,听他讲述如何将雕塑艺术与中华美学精神融会贯通,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之美的故事,感受到这位艺术大师的思想高度。

角色转换后,创作时间和精力自然会受到影响。但吴为山认为两者互有裨益:做馆长后视野不同,境界会提高,再创作作品时,品质和格调也会提升;同时,身为艺术家,他更懂艺术家,能更好地为艺术家服务。

为“当代草圣”林散之塑像
踏上塑造中华杰出人物的旅程

吴为山的人生,也似创作一件雕塑的过程:理想是草图,奋进是刻刀,一次次将多余的边角无情地剔掉,使塑像更趋完美,而自信则是雕塑打磨的砂纸,把塑像磨得更光滑、更耀眼。

少年时,吴为山到无锡工艺美术学院雕塑专业学习,那里是他起步的地方。1987年,他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91年,已是南京师范大学雕塑教研室主任的他接到邀请——为“当代草圣”林散之塑一尊半身像,放置在林散之纪念馆。那一年他不到30岁,与母亲、妻女挤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房子里,只能在家人熟睡后的深夜,才能静下心来品读林散之先生的诗、书、画,感受林先生的文化性情……当雕塑完成后,林散之的长子林昌午说了一句话:“父亲活了。”

林散之雕塑的成功,让吴为山踏上了塑造中华杰出人物的旅程。“那时,经济大潮涌动,社会价值取向多元,许多年轻人对我们国家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很陌生,转而去崇拜明星。我觉得应该为这些杰出人物塑像,建立时代丰碑。”吴为山说。

1994年秋天,江苏宜兴丁蜀镇,一幢幽静的小楼里,吴为山见到了80岁的顾景舟。顾景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宜兴紫砂名艺人,一生三次参加全国工艺美术代表大会,被海内外誉为“壶艺泰斗”,是近代陶艺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吴为山用独特的紫砂泥塑造了这位紫

讲述

如果不创作,可能永远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存于内心

李叔同的乐歌让人心神安宁

口述 匡笑余 整理 何玉新

匡笑余生于上世纪70年代,秘密后院乐队主唱,发行《后院的秘密》《江湖边》《道情》《诗词残卷》等十余张专辑。他这些专辑既不袒露青春期的迷惘,也不愤怒呐喊于世道,歌词和唱法好像古代在白云山间自弹自说的说书人,哀而不伤,不进不退,一边在山中小道娓娓道来,一边于云里雾里渐行渐远……

匡笑余在广州江南西路边开了一间小酒馆,取名为“江湖边·小生活”。他说:“如果可以通过音乐抵达内心的江湖边,那现在也可以通过一壶老酒抵达日常生活的江湖边。”近日,他的首部散文集《江湖边》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以隽永的文笔讲述人生经历,记叙音乐背后的故事。江湖夜话十年灯,满是人间烟火气。文字背后,是他关于亲情、友情,人生态度和生活态度的感悟。

练武术、听评书、看武俠
憧憬着快意恩仇闯荡江湖

我来自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的一个小镇,那个镇子小名叫“流水沟”,大名叫“永年”。小时候总觉得家乡的名字很土气,长大后才发现,“永年”这两个字太牛了。乡下的地

名被乡下话念了几代人之后,就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泥土味,当他们行诸文字付诸页面时,就显露出它们本来的风范。就像永年,德康寿长,在数十年,涵盖了多少先人对后世子孙殷切的期盼和祝福啊。

我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我是在小镇的中学里长大的。我们学校在一座小山上,我们去买菜,去看连环画,去书摊,都要走过很长的山坡。旁边有一座最高的山,早年间是土匪盘踞的山寨。

父母退休后搬到县城,有一年我回家,跟我爸喝了酒,我说我真正的故乡是那个叫流水沟的地方,和富顺县城没关系,我想回去看一看。我六弟开着车把我送到那个中学。正值暑假,空无一人,大热的天,刚喝过酒,我到操场上跑步,像小时候一样,感受土地带给身体的振荡。一切好像慢慢苏醒,一个离家很久的少年,当年是那样跑出去的,现在他又四肢俱全、健康康地跑回来了。我的眼泪很自然地夺眶而出。

“70后”这一代人,可能都受过电影《少林寺》的影响。那时候孩子们对两样东西很是着迷,一个是醉拳,一个是鹰爪。有很多民间高手的传说,也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拳谱,我记得有一套“武松脱铐拳”,前面十一式,手都是铐起来的,后来才慢慢



有手上的动作。我看过很多武术杂志,也看武术健身的书,每天疯狂自学。早晨不到6点就起来做各种运动,假装自己在练一套剑术、打一套拳。我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号称自己练过,每天组织大家很早起来练武。后来我遇到一名武术老师,他要办一个武术队,我在家勤学苦练后被选拔上了,就这样正式跟着他学武术。

还有评书,中午12点半开播,每天讲半个小时,邻居把收音机放在窗台上,这样大家都可以听到。我一到点就端着饭碗跑过去听,菜不够了,跑回家夹两根筷子又赶紧跑回来。我听到袁阔成讲《水浒传》,后来看的第一本小说也是《水浒传》,憧憬着一帮书里那样的兄弟手足,一起闯荡江湖。我看的第一本武侠小说是金庸

的《书剑恩仇录》,又是讲一帮兄弟闯荡江湖的事,让我觉得快意恩仇是最好的生命呈现方式。

在音乐里安顿的是心
在酒馆里安顿的是身

我小时候特别爱唱歌。我妈做过音乐老师,家里有很厚一叠油印的歌谱。我童年时的娱乐项目之一,就是把一张张歌谱拿过来,对着干唱。离开学校后,我在韶关和几个朋友一起做了第一个乐队“风吹耳朵”。我们去酒吧驻唱,但非常不爽,面对那些只想听流行歌的客人,我有一种对抗情绪。2004年,我离开韶关去了广州。跟一个有诗人气质的广告公司经理就文学、诗歌的话题吵了一架之后,他把我纳入麾下。那是广告业的黄金时期,但我还是想做乐队,2006年开始组建“秘密后院”乐队,做了第一张专辑《后院的秘密》。

我大学时受西方美学、文学、哲学思潮影响,刚开始做乐队时,设想去做欧美的低调音乐,非常缓慢、情绪内敛。但音乐就像一个钓鱼钩,自然而然地把我心里很深层的东西钓了出来。那是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古诗词的写作方式让我觉得得心应手。如果不创作,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这些东西在我心里。

有一次巡演,我突然想到要写两首歌,一首《晨钟》,一首《暮鼓》。在绿皮火车上就开始写。2008年,有了第三张专辑《江湖边》。“江湖”出自《庄子》,“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当“江湖”从道家向帮派武林过渡之后,更多就是是非恩怨、争斗杀伐密不可分。在我看来,“江湖边”是一道门坎,可以站在前面审视自

己,再定进退。2010年,我们把“江湖边”这个名字延伸落地,开了一家酒馆。在音乐里安顿的是心,在酒馆里安顿的则是身。

我拒绝圈子,拒绝人脉,拒绝各种节目邀请,甚至拒绝音乐节,只是劳动,在劳动里创作。我的一天从中午开始,起床后先练功,然后下楼,到江边的菜市场买菜,回家做饭,把自己安放在厨房里。傍晚前去看酒馆,把自己安放在掌柜的身后,拿货、扛重物、卖酒。演出时,再回到方寸间的舞台上。

总有人问我为什么会起“秘密后院”这个名字?这四个字,也是我最大的梦想——有朝一日以它命名,做一个大家的安身之所。但是,这个梦想比舞着醉拳去闯江湖更难。醉拳毕竟是一人之力,天长日久可以练出来;经营一个安身之所,却不是一个人天天对着酒葫芦或者对着沙包可以打出来的。于是我只好先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江湖边”。刀光剑影,人生若梦,不如提一壶浊酒,相忘江湖边。

整理李叔同先生学堂乐歌
做专辑命名为《神游》

有一段时间,音乐界出现一种现象,民谣歌手“划地盘”,是哪个地方的人,就唱哪个地方的歌。我心里很冒火,我说如果非要“划地盘”的话,我就不划现实的空间地盘,我划一个时间里的地盘,直接往上走,去接续中华传统气脉,所以把李叔同先生当年写的一批学堂乐歌整理了出来,做了一张专辑,命名为《神游·李叔同先生学堂乐歌小唱集》。

做《神游》时,我们排练的地方只有一部破风扇,没空调,现在听起来那么清凉的歌,其实是几个爷们儿光着膀子汗流浹背排出来的。像《梦》这样的歌,

“哀游子载其无依兮,在天之涯。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听起来很简单,乐器也简单,只是我们自已知道,它消耗的不是力气,而是心力。

在创作过程里,要去了解出家前的李叔同先生,了解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也要了解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他的朋友们,他的生活、他的感情、他的一生。我看了好多关于他的书,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依然能感觉到他的慈悲、哀悯,对后生晚辈隔着时空的眷顾。

有一次去泉州旁边的小城惠安参加一个酒吧的开业演出,台下人山人海,一片喧嚣,我又有了以前在酒吧唱歌时和台下对抗的情绪,问自己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就靠那点儿演出费吗?但突然间,投影上出现了弘一法师的照片,那慈悲的微笑好像在无声地告诉我:“小伙子,着什么急?不要那么大火气。”写歌的人已安息,唱歌的人在继续,那悲悯的眼神一瞬间收回了我的心神。

在我的认知里,传统文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文化,琴棋书画文武医相,都需要调动我们的身心,这种调动,也是对身心的照护。我曾应朋友之邀在公众号“腔调中医”上开专栏,名为“一年”,每个节气写一篇,并挑选相应节气的诗词谱曲弹唱。古圣先贤因循天地的转换,把一年划分为二十四个节气,就是节气。节气是对身外气候农耕起居饮食的指引,更是对我们身心之内天地的点拨。当我们以相应的生活方式度过每一个节气之后,就会喜悦地发现,我们也以相应的方式度过了一年。

我有随手记的习惯,闲坐时的所思所闻都记在便签上,存下来很多江湖边的故事。有些发在了公众号上,更多的我准备留下来,来日做一个专门的《江湖边人物谱》,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开小酒馆,卖酒与喝酒,其实都很有趣。